

找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总是无果，我有些心灰意冷。父亲看得也着急。他说：你到建筑工地去做一段时间的木工活吧。

父亲是个木匠。从小耳濡目染，在父亲的指导下，我也曾拿起刨子、锯子与墨斗等，有模有样地做起木工活来，并得到了父亲的夸赞和乡亲们的认可。然而，建筑木工跟乡村木匠千差万别。我那些所谓的经验，根本不值一提，一切都得重新开始。

来到工地的第一天，木工主管安排我跟李哥当学徒。李哥40多岁，寡言少语。不过，他从事建筑木工多年，技术娴熟。那个夏日，我早上6点到达工地，李哥给了我一个木工专用塑料盒，一把钉锤，一个卷尺，一只记号笔，一顶安全帽。我把塑料盒束在腰间，盒内装上一些铁钉，戴上安全帽后，随李哥到了五楼楼面。

数千平方的楼面上，制模刚刚开始。李哥让我和他一起在内架上铺方木。根据模板高度，我按照水平线将方木以一定间隔摆放平整。位置高低不一，李哥教我站在内架上抓住铁卡扣，通过扭转调整高度。有的卡扣生锈或卡住了，用尽力气扭转不了。李哥教我拿起钉锤左边敲几下，右边敲几下，问题居然迎刃而解。

方木铺平整了，该铺上木板了。柱子与横梁处的木板组合考验木工技术：卷尺量出所需木板精准的长、宽、高，在锯木机上锯出来。木板放在简易的锯木机上，我开始紧张起来，虽然在家跟父亲一

入冬，地一上冻，村里人就闲了，常聚在一起踢球、打扑克，或去赶闲集，或者干脆蹲在向阳的墙根晒暖唠嗑。

金良是木匠，没这闲工夫。木匠活他家是祖传，活好。如今，他爷已经躺进他爹做的棺材里，做不了了；他爹腰不好，躺在他用刨花烧热的土炕上，也做不了了；他儿子好歹不学这门手艺，只有他能做了。临近年节，村里办喜事的人家多，无论娶媳妇、嫁闺女，都少不得请他做几件新家具。

村里请木匠干活，叫窜忙，不用付工钱，只需中午管顿饭。饭食自然比平常好，跟待客相似。只要不是灾馑年月，通常会有鸡蛋、灌肠和肉。葱花炒鸡蛋，刀切灌肠和两样素菜，凑成四盘，当作下酒菜。肉以猪肉居多，或炒，或蒸，或红烧，样式较多，依主家女人的厨艺而定。也可以包肉馅饺子，既当菜，又当饭，叫饺子酒，越喝越有。当然，别的肉也行，比如家里养的鸡

鸭鹅，现宰一只，清炖；有谁正好逮住只兔子，酱焖，都成。相比起来，牛羊肉较少。村里都是耕牛，除非病老而死，不敢宰了吃肉。地种得严实，连边角角都不舍，羊没处放，养羊的少，羊肉金



别样天空

甘武进



破浪 李昊天 摄

起操作过，可疏远久了，那个飞速旋转的锯片让我产生严重的不适感。然而，那样的场景，由不得有丝毫胆怯——因为我已别无选择。

我站在锯木机旁，按下电源

键。锯片在木板上旋转，刺耳的嘶叫声响起来。随着木板的推进，最终成为我需要的样子。按下电源停止键，周边只剩下木工们钉铁钉的“叮叮、咚咚、砰砰”声。我的心平

打 嗝

寇建斌

贵。金良不喝酒，拗不过只喝一小杯，不像四海爱闹酒。四海也是木匠，没师承，手艺糙，连个榫卯也弄不好。逢上跟他搭档干活儿，金良怕丢手艺，主张谁干谁的。等活儿干完，两人做的家具摆在一处，一眼就能看出高低。

金亮干活没得挑，又不挑拣饭食，不闹酒，后来却被四海发现了个秘密，当成笑话说，传遍了全村。

有回窜忙干活儿，主家亲戚家宰了只羊，送来几斤羊肉，主家没留着过年包饺子，当下就给他们包了。羊肉馅里只加了些切碎的葱末，饺子煮熟就成了一个肉丸，被油浸着，那叫一个香。吃了饺子犯渴，主家备了茶，四海不住劲地喝茶，金亮不喝茶，只喝饺子汤。下工后，金良没回家，拐向村北胡同口。四海本来已走远，一时多了心，就返转身，后边蹑悄悄跟着。金良走到胡同口，站住，跟长脖子老等似的，伸着脖子，仰着脸，不动。四海看不出他整啥么蛾子，就溜到跟前，掩在一棵大槐树后边偷着瞧。金良眼睛眯着，嘴半张着，身子不时抖下，脸上美得像是刚娶了媳妇。胡同口风硬，四海忍不住，冷不丁上去拍了他一掌。金良一惊，不好意思地傻笑。四海问他

在干吗？他不说，笑着扭头就要走。四海拦着不放，他看实在走不了，才说，这羊肉味儿，真他娘的香，不信你试试。

四海这才明白，金亮是在迎风打嗝，找中午吃的羊肉味儿。

四海喝的茶多，打不上来，好不容易弄出一个，味道跟当初吃进去时大为不同，哪有金良说得那么邪乎，便嘎嘎笑着跑了。从此，金良吃羊肉馅饺子打嗝返味儿的事就成了笑话，传遍了全村。笑归笑，再有人家请金良干活，都想法买点羊肉包饺子。

金良本以为这口福会伴他一辈子，不料，时间不长就终止了。

金良不是没想到有一天会干不动木匠活儿，他本想把手艺传给儿子，等自己干不动了，要是馋这口，就跟儿子说，让儿子给带回一碗。他就给老伴带回过，只要张口，主家不会驳面儿，毕竟是吭哧吭哧地卖苦力窜忙。万没想到，儿子油盐不进，死活不接，还顶撞他，靠这个咋赚钱？你干了大半辈子，赚来啥了？他被顶噎了，半天才憋出句话，起码能吃到羊肉馅饺子。儿子撇嘴，赚了钱啥吃不上？他冲儿子吼，赚钱，钱是好赚的？你靠啥赚钱？

复下来，不适感悄然而去。拿起锯好的木板，在李哥的指导下我组合成型，以方木加固，用铁钉相连……片刻后，我的脚下开始有了一片规范的、做好的楼面模板。

李哥露出笑容，我也长舒一口气。站在自己做好的楼面模板上，我喝下一口水，把剩下的水浇在自己身上。那是10点多的光景，烈日毫不吝啬地倾泻下来，楼面上热气腾腾，我浑身也冒着热气。有风吹来，卷走了少许热气，带来一丝凉意，让我体验到了劳作后的愉悦。

楼面的模板铺好了，李哥带我到模板下面检查铺设情况。万一哪个位置加固没有到位，倒混凝土时有可能发生事故。这个环节的检查绝对不能大意。我们增加了几根方木，增加了一些固定的铁夹子……等待混凝土浇筑时候的到来：那是检验楼面制模质量的最佳标准。

混凝土浇筑的过程中，整个楼面模板没有问题。过了10多天后，模板拆除了。无论是楼顶还是柱子，光洁平整，全都符合施工质量要求。夏去冬来，我天天在楼面上与各类木板接触，在李哥的指点中，我逐渐成了一名优秀的建筑木工。

那些日子，我的情绪变化跌宕起伏：期待、胆怯、温暖、昂扬、满足与自豪……我知道，多年后这段经历虽然会成为历史，但我会将其永远铭记。因为这就是工作，这也是生活。在我当上建筑木工后，我已明白：负重前行，才会有别样的天空。

儿子赚钱的门道，没离开家具。他不做家具，而是跟人搭伙在镇上卖家具。家具是从南方进的，薄薄的一层三合板，里边包着牛粪一样的草纸板，不用榫卯，粘胶，钉钉，纸糊的一样。金良看不上眼，断定没人要，谁知买的人家越来越多，不久就时兴开了。就连有人家定做，也是买这种料。四海做这种活儿，他不做。这样一来，村里除了打棺材，稀少再有人找他做活儿，他自然也就稀少再吃到一个肉丸的羊肉馅饺子。

儿子卖家具赚了钱，买来机器，回村开了个家具厂。儿子请他去厂里管事，他不去。他去看，尽管不再是那种三合板加草纸板，机器活儿还是不精细，他看不上，说不叫人干的活儿！儿子笑，说本来就是不是人干的活儿，机器比人强。气得金良要扇他。他不去，四海去了，干得还很开心。

家具厂正式开业那天，儿子搞得排场很大，请来好多人，特意摆的羊肉宴，主食是一个肉丸的羊肉馅饺子。

金良本来不想参加，被四海硬拽了去。儿子过来敬酒，他不喝，四海拿话损他，你家办事，你不喝？是想省酒不是？不得已喝了一杯，脸红得像关公。面对一桌子羊肉，他没一点胃口，勉强吃了碗饺子，感觉也不是从前的味儿。

空调嗖嗖地吹，肚子里渐渐有了动静，打着旋儿往上顶。他憋住，使劲往下压，那些吃下的羊肉馅饺子，突然变成一群受惊了羊，呼啸着狂奔……